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兪州四部稿卷二百

六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伯焜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_臣陳墉

謄錄監生_臣朱煥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祭文二十二首

祭楊襄毅公文

於惟大師光輔三帝出入將相宣亮天地武鄉汾陽合
而成公為勃為崇乃其下風束髮登朝四十六年如雨

霰原若舟濟川勤瘁厥躬敢以劬告尺一甫臨單車就
道家有五龍成嶷其角緯武綱文賢科繼鑠金紫侍觴
銀青薦簋玉帶袞衣夷猶其裏天不憖遺竟殲此良砥
柱中摧台階折光九公之榮舉世誦希洎公之哀薄海
纏悲而獨貞等銜國士知物情所棄公獨收之貞之不
造自竄田里公兩秉衡再起再徙懋知從凡既弱而單
亦一起家仍為徙官重明麗霄不遺覆益援枯就榮使
得稱人矯矯應龍不厭雕蟲採華登實同升諸公俯仰

宇宙知我者獨九原可從百身莫贖公神流行不忘魏
京敢托椒漿一伸鄙誠嗚呼

又

嗚呼公棄士庶垂期年兮人之痾公若初暝兮鬱鬱佳
城公將旋兮煌煌制詞麗中天兮惟彼襄毅為國經
兮粵項若韓暨秦程兮靈寶晚庸豎侵衡兮得公一支
以易名兮內外賓服可謂正兮安民大慮是曰定兮留
侯為成取立政兮武鄉危身忠斯命兮公之擬之疇低

昂兮公其喬崧峙中央兮時出甘霖沛四方兮又似震
霆摧八荒兮金石其文公遺蹟兮金玉其昆公遺澤兮
六十六年有涯者識兮百千萬年無涯者德兮

祭李于鱗文

維隆慶四年八月十九日河南按察司按察使滄溟李
先生于鱗卒於苦次其友人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孤子
王世貞聞訃之一日不及為位而以家艱歸至明年之
三月壬戌朔哀毀小定乃始能為詩百二十韻以哭之

又為文一章絮酒炙雞裹糧授其僕之濟上而告先生
曰嗚呼惟子文章珠藏玉府示世模楷為明粉黼獨立
熙臺子鼓余舞炳烺長夜追琢萬古余所心悲鬱曲齟
齟千二百言亦足以吐其未竟者酹而告汝昔署襄鳩
從若風虎為郎序遷不隔跬武清霜晝皜白日宵炬子
前西逝余亦東邁高揭二華崖我岱泰黃河其間炯一
衣帶玉女騰喻海若橫眦子之挂冠鳳矯鴻騫余嗣解
組屈蠖哀蟬清泌衡門其跡則然所不接席徂垂十年

聖人中興纁帛交賁子時幡然顧我色喜當為女先女
其強起余謝不可子曰毋爾疇族女讎疇燭女幽得不
思報節士所羞女以佚歸造物所仇雪涕而冠寔惟子
謀旬宣于浙從子之後汗繡子被晉斧余授太白配月
俯視列宿雲物睥睨風雨潺憇子之詰妣悠然見遺扶
服修途弔影總帷小人有母能不攢思美疢朝聞夕而
拂衣奎壁晦翳滄波竭涸忽傳子耗既疑且愕曾未回
睫家禍亦作髓淚駢枯肝腑寸鑿嗚呼哀哉人生鮮懼

惟事父母生我知我爰及朋友一旦盡矣膚立同朽惟
余與子匪但三益薄祿微聲以逮休戚凡子先軀余必
偕值子今溘然視我若捐余獨何恃而能久全余復何
心而游世間子困尸讒余困人言存者受憎歿者受憐
嗚呼哀哉惟昔濟上坐而丙夜執手浩歎誰為來者尼
聃睽則軻周分駕邈爾漢季為兩司馬不聞揚扈以紹
謨雅蘭金協契山水齊徽惟余二人開闢所希浮生如
寄胡能不歸金石可泐榮名庶幾言猶在耳其人已非

嗚呼哀哉子之遺孤駒而汗血子之遺編家傳白雪有
丞相在戚若昆弟二三友生其進未已素車雖杳班管
婁紀人誰無死子死可矣嗚呼哀哉尚饗

又

嗚呼自子之歿僅四改歲子之遺言四馳遐裔國秀嶽
靈珠叢玉萃辭百其家繫子是最走北地壘衡揭赤幟
當子鋒者疇不辟易唯是屬文以瑜來摛謂若龍蛇天
矯伏匿殷彝夏敦款不易識雖則不識蒼然其色子之

生存目無萬古謂子萬古衆未子許謂子一代能不子
迂不聞曹劉嗣業盲腐專至且鮮兼工獨汝以此蓋棺
亦可矣夫子書之行卷三十餘我不敢秘亦不敢居爰
續其梓以授兒駒薄有椒漿附言區區帝省人文上宰
斯篤巍巍伯玉入領樞轂吳徐息搏分贊外服司僕之
寄借及不穀所謂小美秩宗攸屬凡子所急靡不來復
唯子兒駒尚蹶文戰魯衿未改泌饑猶戀下蔡銜哀總
帷罷綵素魄心折清霜髮變嗚呼哀哉念子支牀余方

薄游道遠且難莫挽霓輶生慚中散死愧南州長些大
招以此吳鈞悠悠古今且莫之期後子而生獲奉羞池
偶後子死亦復幾時不晦者心不朽者辭嗚呼哀哉

祭宗子相文

維隆慶二年戊辰秋七月戊申朔越二十四日辛未友
人吳郡某謹以斗酒炙雞哭告於故宗君子相之靈曰
嗚呼禮在朋友不哭宿草子之逝矣其草九天胡為過
之使我心擣維昔龍蛇寔在庚申予鍛於羅以死美君

君未歸土予始稱人其往則遐其痛則新嗚呼哀哉長
淮北帶大江南襟中為巨滙涵珠毓金以有宗君秀發
藝林應籟長鳴萬竅俱喑螳觀一世虎步千古鞭齊扶
梁出風入雅笑謂濟南齊盟狎主神悟獨創力排衆許
是時相君眈眈吾曹屠裂詩書燔烹命騷君辭司封閩
藩是勞務屈夙好振其厭射時維歸師若豕奔佚君殞
其牙奄爾惕息民毋遜兵兵毋遜敵續之粥之我嚴我
慈緩帶衰衣儒而將之遂遷學官既吏而師鳩音來柔

左矩右規其言孔布其身不作斗隕中霄峰摧半嶽覺
社沈光延津化躍廣陵絕絃七閩蟲鐸嗚呼哀哉既奪
其年又斬其後君有高堂誰服左右君有遺編誰與為
守豈乏令昆豈乏哲婦孤魂異域靈樞京師漆燈久湮
黃腸欲隳群鬼有托君獨疇依人生至此天道何知嗚
呼擲筆之章精光煜然君實騎龍游崑崙顛我叙君詩
比於青蓮其以君傳億千萬年余既奚悲君亦奚怨嗚
呼哀哉尚饗

又

嗚呼子相之化垂一紀餘而始有茲墓又二載餘而余始獲以椒漿慟而酌子土子朽者骨不朽者神墓草未宿遺言若新余欲無子慟疇能逆予淚而使不流余又安能起子於九京而薦余之一杯嗚呼庚午之秋子鱗亦逝豈子厭脩文之廬而亟舉以代耶執手夜臺契闊相慰亦語子以千古之計遂耶亦復語子疇寔策不受疇牛耳以繼耶疇餒其鬼疇豐潔其祀耶嗚呼古之最

殤子安文考後而死者孰壽孰夭平原二僇藍田五秀
更千百年孰識斬後凡是兩端子所素忽精言竒思鬱
不得發以讓生存子當立髮嗚呼髮策策而若磔齒斷
斷而相擊聲殷殷而厲霄目炯炯而如射吾固疑子之
猶在徐而察之孤松止號而狐伏匿吾安能伺子之遺
跡耶嗚呼能不痛哉

祭吳峻伯中丞文

嗚呼峻伯昔司爽鳩我實佐公蘭芬漆投赤幟執文丹

鉛索丘丁戊之交式過東土公寔繼予以誨齊魯方舟
孟諸並軌梁父霆霹下來霜霰紛如世有太行我躋公
驅飲恨河梁飛思天外投讒畀豺以為余快公歷天臺
仗節鬼方六徂暑寒鵬騫鵠翔謂不仇予三拜郵書手
跡漸非心期未踈白日靡恒或照或孤公踈我起夫豈
異途嗚呼峻伯人之出處如雲舒卷何足深語季來治
吳日接杯俎顧謂王子伯實眷汝予茲藩越將公是篤
逶迤清茗凌厲天目忽枉季音遂壞梁木雪涕懸河流

噫震陸嗚呼峻伯公才曷倫其晉右軍簡貴清真縱橫
翰墨鬱蟠經綸分甘何樂誓墓何辛六月少息竟辭寥
廓公之大節如冰玉琢桃李霄漢松筠丘壑酹公此辭
九京可作嗚呼哀哉

祭魏順甫憲副文

嗚呼哀哉使我獨出而君處吾猶怒焉而不安於朝恣
焉而慙夫野今使君沒而吾獨存沒者固不知而存者
忽忽其誰與語君目眈然而下視口若期期而不得吐

意不可乎一世思縱心于千古夫以予之不佞而乃屈
君之指數君兄于鱗而母子弟謂予騁康莊而先其武
彼新蔡之鋒距若銅梁之膏乳立以豫章之骨君後叅
而稱四甫或襲六加七或原始呼五景爭附而匪標聲
相尋而生忤遂令濟上之風猷等遊理於斤斧彈章肆
其齟齬旌書下而齟齬君雖接浙而去齊世獨何心其
詛楚憶癸酉之孟冬君追予於漢之浦高吟悵絕於黃
鶴流藻托慨乎鸚鵡評寡和之春雪千秋紛其上下君

命笛於桓伊予薦琴乎阮瑀况流水之在聽忽山陽之
悲踴猗歎中興之麟鳳歎不覩其儀舞有子材且賢麟
之趾兮鳳之羽君亦何憾哉當怡然而遐舉嗚呼子相
白骨于鱗黃土三甫之外明卿子與余髮種種顧景而
僂未照易顏所獲幾許生死大夢天地逆旅申椒畹蘭
以佐湛醕匪有存者誰不朽汝嗚呼哀哉

祭故奉化令致仕徐公文

嗚呼古之豪傑於世有數竒而不相值若避者其幸而

得之則膠媿容而金遜利然未有得之晚且難而失之
蚤且易如公之與無似者也公雖少年羸山澤中間為
令輒自免而以文章著名東南即無似亦竊海內聲然
自公免令之日而余以通籍於上京余坐家難罷青社
歸海上而公廢著而游於吳興以故雖謬從卿大夫之
末其所慰而私淑者翰墨之流懿所跂而猶隔者大雅
之典刑迨余強起越藩從事茲郡而始獲用王江州故
事一執雁於寓公之庭方握手而縉綬若兩畢其生平

涼颺為我來流雲為我停當其揚風雅覈古始派九流
陳三表無似霍然不敢以為憊而至於操柱下之玄竅
綜伯陽之秘旨霏微若屑玉瀟洒如咽露者非公言之
聽而孰聽公驟謂余有羅先生百三十八年矣書來見
訊以三山之契徵表於瑞夢而期煉藥於玉陽之陁顧
刀圭之入口當羽骨之立成且將遺余以兩丸使獲附
於鸞鷲之尾而余默笑而不應然竟為公具人徒飭舟
楫泛公於太湖以候羅先生尋聞其至一日未見而病

病而亟歸歸而遽以不起稱矣嗚呼詎意公之所謂夢者不在三山而在兩楹余四十四而識公公已七十有七齡識公僅兩月笑語不獲四杯酒不獲三而遽溘然而就冥慨薇音之莫嗣傷逝軌之無憑嗚呼痛哉然視公之與羅先生則已幸矣公遺愛在邑掛冠脫然陶柴桑巾車之興五言長城時自雕飾宋左司昆明之境臨池逸筆窈窕沈鬱褚河南枯樹之遺扁舟茗雪浮空破竒張志和漁父之詠獨其所深寄而自寬者黃金一成

冲舉非艱蓋將天彭大夫之長年卑陶都水之一官而
終其身逐逐於爐鼎而竟不讐其言余送公謁羅先生
其二章之起語曰聞君欲煉大還丹與唱仙人行路難
空裏雲車驕欲墮風前石髓健難食母乃識耶其不然
耶今更舉之以唁公於九原公無粲爾而破顏耶抑為
我悽然而長嘆耶

祭岑給事文

嗚呼天子爭臣分瑣留京扶膚就立澄闕使清肅肅百

僚惟公是程侃侃大議惟公是馮國有真是如矢赴的
國有真非如刃鍛敵白簡婁陳丹宸增色繫公之亭曰
鼎而草美疢是耽而咎良藥曲木是棟而畏繩削洪爐
叢枝黃金為鑠繫公之屯曰姑而剝公始一麾猶綰郡
符繼謫丞公手板以趨蹶蹶青衫來思伏蒲楚鵬何智
嶺鱷何愚嗚呼哀哉龍江斗隕華蓋峰墜瘴損蒼梧芬
收八桂羞彼瓦全寧公玉碎青蠅弔客虞翻同喟我不
知公公偶我知雪夜山陰始成心期狼狽一出事多志

違公既知我我乃負之我得公訃久而猶疑絮酒束芻
醞涕纏悲公沒之後乃見清時所為世惜豈獨吾私嗚
呼哀哉尚饗

祭溫憲副文

嗚呼我之先君顓俊南土與者九十公寔翹楚擢枝卻
詵媿美游羽遂握臺符東攝負責百吏肩膺以避質斧
劑寒為和拂我環堵顧念先魄藁葬何苦宰木雖拱窀
穸未舉爰橐于鏐爰絮于酤千里南州以奠府主鄙彼

腹捫銘茲劍許沈葭漸吹幽谷就煦帝卹我君俾復章
甫公時載巡飛疏請叙法寧蔽績咎乃隱撫我實競競
以成齟齬公遷于菜病不時愈訊信僅歸訃音旋吐豈
無爾悲雲路曼阻公昔拊我今公我拊公歸冥冥予蹈
踣踣湊栢棲堂旅葵生廡欲為而宰而實空窶嗣器若
淑無所禦侮酌公一觴聊薦心腑銜恩狗知俯仰今古
嗚呼哀哉尚饗

祭華起龍文

嗚呼始嘉靖間鴻山先生簪珥而游石渠虎觀之間且
大用矣而弗竟用也既而歸老於慧山梁溪者三十年
人固惜公之弗竟用矣而公弗謂弗用也何也以有吾
子也先生之得吾子也晚然能及其身而成高第歷三
郎曹最後贊容臺典屬國以其最進先生之階駸駸乎
顯矣先生歿而人不謂歿也雖先生亦不自謂歿也何
也以吾子在也曾未幾何而吾子歿矣乃始成先生歿
矣吾自昨冬出填襄鄧送家至瓜步以道迫不及哭先

生而子之所使迓者其人與書至稱子之病狀云有痞
厄積在胃脇間飲食鮮少悴乎其顏余不能先生之悲
而吾子之病是憂何也以吾子為先生重也春而吾子
復以書來請文先生之墓而告有瘳矣冬而吾子之使
來而不持若書怪而問之則果以是疾彌留矣嗚呼痛
哉先生之所望於吾子者何如而遽此極也若年未三
十於先生不逮葬有老母不逮養二弱稚不逮長辭故
已窺建安之藩而未及啓文若已履昌黎之階而未及

上然則子之所以不死者方有待而其所以居死者殊無當也吾有女獲事子而不待以死然死未幾而子繼之則其所不永偕者室而其所永偕者穴矣嗚呼吾不十年而哭吾女今又哭吾子人生於茲世何如也其少者壯者皆已骨而老者猶戀戀於世鞅而不得歸能無黯然而內悲今以一觴酌吾子子識之吾且歸矣歸而有所以為二孺子庶幾報先生於九原而存子一綫之遺嗚呼痛哉

祭誥封嚴母呂太夫人

嗚呼疇不有伉惟夫人伉袞衣偕臺翟第以相疇不有
嗣惟夫人嗣手握大斗斟酌元氣疇不有養惟夫人養
鼎釜之腴分大官餉疇不有歸惟夫人歸柱石在堂庭
玉相輝疇不有祀惟夫人祀宗伯司之饗殮牢醴疇不
有塋惟夫人塋司空佐之金吾復壙貞山之陽鬱芊佳
城大隧豐碑三公九卿千里而內守令攝統及鄉先生
牛酒上冢嗚呼哀哉婦德幽閒譽不上逮揚于王庭有

來綸綉女教靜專不出閭幃能使邇遠備榮致哀夫人
休哉天子所賁夫人仁哉太保所啓視不佞貞寔大母
行永媿慶門天作之祥敢攀崇楸以酌鬱金冀駢雲車
儼其來歆尚饗

同年及通家子合祭陳夫人文

嗚呼惟少傅公為國碩臣偃蹇寔厥助以耦夫人惟夫人
不厭荆素以佐少傅公五絕之節而式是百辟也則天
子稱儉德焉惟夫人不憚拮据以寬少傅公內顧之憂

而一志於國也則天子稱勤德焉惟夫人不猜小星以
均少傅公逮下之澤而篤生嗣喆也則天子稱寬德焉
惟夫人不勸乳翼以體少傅公貽燕之思而俾嗣喆之
通國籍也則天子稱慈德焉少傅公之歸也天子既為
之續廩以資我夫人中饋矣而太史方時割大官之法
醞珍飴以為寄夫人種其德而始食其報則胡以不百
歲也而遽奄然以長逝豈人理之不可常抑造物以盈
而見忌嗚呼天之於夫人雖稍吝其年而名寵之盛與

為之伉若嗣者則絕後而光前譬之嫠女之精或少掩於岷峨而萬古之澤不竭於嘉陵之川崇古等昔附驥於少傅公之末者視夫人嫂也光祖等接武而第者夫人蓋猶有母道也聊寫悰於絮觴仍擬德於束草夫人其一享之母忘其佑冥冥以安太史於孝而安我少傅公於老哉尚饗

祭魏太夫人文

維己酉嘉靖二十有八紀恭簡公母氏太夫人卒越十

月庚戌秋孟曾孫婿刑部郎王某遥寓椒饌帛拜手告
曰嗚呼太夫人之懿柔既作嬪於大宗用篤啟我恭簡
躋於顯位亦既有令聞嗚呼太夫人之斂厥順毋亢毋
豫靡改於服素天不憖黔首用降割於魏剪我恭簡嗚
呼太夫人之順拂茹荼豈弗苦曷見於色嗚呼休哉維
恭簡服明訓體學不懈迺與於大道委全是歸不泯其
昌百年胡長嗚呼太夫人寔後之大壘之朗融優游以
終不享其養亦不替厥養嗚呼太夫人哉

同年祭張僉憲祖母文

嗚呼太夫人歿而諸孫僉憲君以王事不得歸訣也將
無憾乎哉雖然太夫人有孫矣雖不得訣奚憾矣即某
等諸從僉憲舉丁未者凡三百人其以二親在者十不
四五矣其以二親推而大王父母在者十不一二矣及
自丁未而來十年中間不能待身溘風露比比而況推
而大王父母在者又百不一二矣而太夫人乃歸然獨
存若魯靈光也則豈唯張氏之瑞豈惟我二三兄弟之

慶於乎太夫人歸奚憾也雖然太夫人春秋且九十高
矣即慈孫所希覲世固有百歲者垂及而乍奪之寧無
纖忽未契也今僉憲君出為天子制使奉璽書以綏寧
東諸侯而留其二尊人處甘旨之備於口服綵之備於
目板輿之備於四體不十年一日耶夫出者以志養而
處者以物養太夫人不百歲可也某二三兄弟抑非同
丁未舉也且辱周旋為僚屬之友敬為文寓絮芻而告
太夫人其知之乎尚饗

哭亡妹王氏文

歲庚申之十一月二十七日世貞兄弟奉先君子之喪
歸越八日女弟卒于張踰月始匍匐往哭又二歲為癸
亥二月之十日且塋乃能率弟世懋治牲醴為文而告
之曰嗚呼痛哉汝死而令吾兄弟生也汝死而從先君
子地下鬼有知乎哉庶幾矣吾兄弟生為天地大罪人
厭厭之息猶盡也汝死則死耳吾生猶死寧若汝也嗚
呼痛哉日吾與汝方舟而歸而弗汝見也懼以哀重汝

病及見汝且革矣汝聲微屬曰兄以文章名天下能無
意我乎吾時中哽不能對久之曰即不諱為銘銘汝汝
頷首以謝業銘汝矣吾既稱殘人即銘之而孰信之孰
傳之其能為汝不朽耶否耶且汝之淑德懿行純性敏
工吾雖略言之亦未備也雖然即未備猶能略言之至
汝之所以得疾與所以死狀非誌銘所及也汝年二十
且字從先君子於通之使院火作汝有貞姜之操幾殆
坐是心怦怦有血疾矣癸丑汝歸于張氏屬先君子治

軍越而吾使歸吳兩地烏寇大作先君子拮据矢石間
余兄弟奉老母避地奔竄汝遠虞越而近虞吳至廢食
寢幾朝夕矣汝自是病漸痼秘之弗告也先君子既移
鎮薊以老母念汝而携夫婦于官也權臣銜私怱切骨
惡語數至汝即憂叵測與老母相對避先君子而飲泣
既又不欲傷老母心至避老母而飲泣枕席間罔然
痕也汝病益深矣而猶秘也先君子每一聞敵騎至即
奮身出為士卒先汝無夕不搏顙祈天而請救也迨已

未之難起先君子方力抗敵已逮使至汝無刻不擗踊
祈天而請代也先君子幾死汝亦幾死汝疾始弗能秘
叩之醫十無一二治矣先君子中竒禍棄吾兄弟而汝
萬無一二治矣嗚呼痛哉吾兄弟生不肖不能出先君
子于窅而又不能醫藥汝以死吾猶具眉目偷食飲稱
人於天地之內其亦可羞也已吾之所不能銘汝之事
者有二汝之孝於王者也非其令於張者也抑先君子
之猶在覆盆也吾餘息之為存者也逮吾屬此辭筆傍

惶而再擲淚滂沱而不可揮且語且咽數矣汝聽之其
能怡然而甘我飲食耶雖然即向所云得從先君子者
大勝吾亦可以自慰矣汝有二女而少孤吾兄弟待之
猶汝也其長者撫於吾老母當為擇賢士歸之少者雖
依其父吾時時不敢忘也汝之橐裝頗厚吾悉以歸張
氏其未盡者非吾力所及然留以遺二孤女必不食也
嗚呼汝少則孝父母兄而弟弟既為婦則恭以事舅
姑而勤儉以相夫子令聲蔚然聞虞城矣汝之志固未

盡伸也汝不盡伸於行然無不謂賢也嗚呼吾既不能醫藥汝以死而又不能傳汝以不朽竟負汝矣痛哉痛哉尚饗

哭亡女文

嗚呼予昨歲杪病瘡幾殆汝羈於華至廢食寐手治脩脯東走駱驛謂予稍間喜動顏色汝當免身意且得雄以為華慶予亦稱翁汝舅我師書來啟封病蓐不任暴以凶終予時伏枕枯淚垂血強欲含汝展轉莫發汝既

長往幾失汝母偕汝李父舟往哭汝維此春正皇霈厥
恩予病強起上書國門為汝大父白見沈寃文罔繚繞
三鑽其火迨乎議上皇始報可星披露零改水疲陸始
過汝殯一申慟哭素旄欲溜漆燈漸昏朝晡上食其盃
流塵人孰無子人孰無死我為汝父薄汝至此嗚呼痛
哉唯汝大父寔鍾汝愛汝昔啼號謂見永背赤紱旋復
丹書昭洗汝從九原以是語爾汝之無知其亦已矣汝
而有知能不中喜嗚呼曲房杜徽仙管收謫弦月遂淪

森雲曷適下絕遺孤上留垂白汝為令女復為哲婦電
火既消於汝何有徒悲汝父徒悲汝舅嗚呼痛哉尚饗

告獄神文

嘉靖己酉孟夏念二日有旋風挾葦席折竿破獄舍之
瓦而入墜焉次日刑部郎王某謹以文告於神曰某少
時嘗聞人言旋風下有鬼神也今風甚迅異跡所起止
若有警焉者意神或較共事之弗虔歟或論死死者之
未麗法其滯魂魄鬱悒而不得信歟或論死未死者之

有遺情歟或倖不論死者之有遺法歟或獄吏逮胥禦
之弗良致顛墜歟或噫氣率發而偶值神無意焉未可
知也獨以為神與某俱寄此園土之責神責其幽而吾
責其明神責其久而吾責其暫吾眠神道不相干為責
一爾主上閔念蠢愚之甘禍布德音下有司錄未減者
雖大辟亦微察實而賜議焉當茲日也神母乃假以牖
用事者之衷使細心而無枉耶亦不可知也某不能生
死死生之乃朝夕慎干掇調醫藥廣主上好生之德以

彰神之休罔敢懈神其為左右相於冥亦罔可懈

祭城隍神文

昔者高皇帝制詔天下毋人神諸嶽瀆藪澤城隍毋以諸侯王爵爵之自是二百餘年諸嶽瀆藪澤城隍之神洗滌其謬守分一志以大庇民而青州之城隍其神為九牧之一甚尊貴靈異不偶不佞則聞嚮有司以神宮越在西郭門外於故實不稱迺改築焉而神之故宮猶寘未徹一二鄉畷父老耄昏於念賈福淫祠奔走皇惑

勞牲濁醑婆娑之舞非期而謂比於叢林且謂有新舊神焉其新小而舊大使人舍於內而外趣不佞即天子設郡真二千石乃復有假守耦而治叅令互事其何以統齊耳目教民忠也敬下其議郡郡下兩學博士弟子咸曰毀之便先大夫管仲功德於齊民甚深即祠祠焉乃一二鄉畷父老未改耄昏好辭媚神佯易指目非敢謂有新舊也神所游衍假而聽政毀諸已乎不已無年災及使者於乎神所云聰明正直而一之者也今像於

此復尸於彼賈福禍淫奔走皇惑莫知適從是二神也
人神之不可而以二神為甚亡謂不取夫令神赫然臨
之而草木狐兔精狀變怪強魄橫厲剽段其似以號召
民又神所大誅也不佞敢具言之神神其牖一二鄉閭
父老通其耄昏悉屏逐羣為祆者以光揚我高皇帝之
化母令得以二端窺神不佞皇恐死罪死罪

祈雨文

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都御史王某謹具辦香束帛敬

告于風雨山川社稷城隍之神曰都御史無似以天子
命領鄖節其荆襄漢南之山川土田人民皆與神共之
今旱自五月至六月矣未黍之地高者蟹螺而卑者沮
洳日夜恃雨以為命而不能希涓滴之賜今土尺坼而
膏寸涸本下萎而未上焦其父老子弟食寢之弗遑以
為歲憂夫天下稱名山者無踰玄嶽而稱名江者無踰
漢其神當最靈而又尊貴即父老子弟之所循省以為
最媚事者亦無如神神不當坐視其困也且天子方齋

明其德以奉上帝惠鮮小民百執事精白一心恪共乃
司神罔時恫矣即都御史之不蔽職而神督過之亦不
當以移於民也都御史今貶車服減駟從從事於壇壝
而敬與神約其惠我甘霖三日以起焦枯當從父老子
弟百拜稽首以謝神之大貺而光昭其威德抑語云天
灾流行國家代有意者神乃不能得之歲耶都御史無
似尚能以五郡吏民請命天子而神不能以五郡吏民
請命上帝者未之有也神其鑒之鑒之

謝雨文

嗚呼二五之靈其用為神神佐上帝以宰生民帝有至
仁神寔僕之凡此滂沱疇非帝仁民有大命神實柄之
凡此滲漉疇非民命茲惟長羸魍為戎首如快如焚鑠
石焦畝單辭朝聞夕奏網緼漢江立波參嶺蒸雲龜者
為合朽者為腴仆者為起卷者為舒雨之驟來其滴歷
歷匪雨之滴實生民食雨之將收其絲霏霏匪雨之絲
寔生民衣貞寔無良六事何飭爰借神休脫我于責諸

二千石黃墨綬吏敢不滌心以承神賜田峻里父率其
子女崩角厥稽式歌且舞人亦有言欲而不貪貞有百
城神澤所覃勉勉我皇祇恭惠矜母使雲漢流歌中興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奏疏五道

應詔陳言疏

原任山東按察司副使致仕臣王世貞謹奏臣伏覩隆慶二年三月詔書內一款朝政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

欽此臣竊惟皇上以聖睿之資當鼎革之際委用良佐
詢名耆碩挽國是於將非收人心於既渙大法小廉朝
野垂謚而又霈然下德音求讜論此誠古帝王之盛典
臣向隅餘生猥伏草野過蒙前被復領事寄而夙遘疾
厲委頓不前長負生成銜恩丘壑苟有一得敢愛其愚
伏惟明主不遺芻蕘之微小臣遂忘尸祝之戒謹列為
八事上請倘以為可采俯賜納用臣愚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不勝懇切願望之至為此

計開

一法祖宗以弘聖德臣竊惟我祖宗功莫盛於太祖
高皇帝德莫盛於孝宗敬皇帝高皇帝業由開創
政多更始臣愚不妄瀆至於孝宗皇帝承列聖之
貽範而不顯之深仁厚澤淪浹民志迨於今過一
甲子而謳謠之不哀臣不佞請舉其一二以告孝
宗皇帝簡素恬穆後宮無偏私聲豔之寵節儉敷
謹後乘無狗馬趨肥之嗜御極十八年貢獻裁損

殆盡行幸稀簡昧爽視朝退御經筵咨詢治道暇
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尚書劉大夏都御史
戴珊等相與講析政要較求畫一以故聖聰日啟
萬機益練少詹事王鏊嘗講文王不敢盤於游畋
章有所指摘退朝即召中人李廣戒勗之曰今日
講臣言殆為汝等宜自省勿貽後悔學士張元禎
上太極圖說亟讀之且讀且嘆曰天生斯人以開
朕也中人為皇后治袍請開廣東珠池特命內庫

擇藏珠為之而以責中人曰若不過欲自得珠不
思困吾赤子耶李夢陽上疏忤旨左右請加杖責
不許曰若輩欲快吾一時不過成吾殺諫臣名耳
凡九卿大臣不輕更易以年至致仕者進階賜金
續以與廩偶遇紕彈即為溫慰聽自陳乞休以故
當時大臣寅恭循法無自私求避之念言官精白
靖獻戒儉訐刻覈之風宮府一體朝野敦寧即詩
書所稱曷以加焉臣願我皇上深維而憲述之或

命輔臣紬繹金匱之秘於孝宗皇帝聖政畧成一
編朝夕呈覽以為聖德之助臣愚不勝惓惓

一正殿名以尊治體臣竊惟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後
名其大朝門曰奉天門殿曰奉天殿以至詔赦誥
勅俱以奉天冠之明人主不敢以一人肆於民上
無所往而非奉天也革除年中悉更諸門殿名成
祖靖難之初明舉其罪布告天下永復太祖之舊
先帝偶創鬱攸暫新耳目未幾晏駕御史往有所

陳皇上不忍遽易臣竊惟圖治在乎法祖大孝貴乎成親皇上為上帝元子可一日而不奉繼太祖大業可一日而遽忘伏望霽發明詔於大朝門殿仍奉天故號以昭象魏之重或以華蓋謹身二殿左右各門存皇極殿等名以慰羹牆之思臣愚不勝惓惓

一酌恩義以處宗室臣於嘉靖二十九年遇故修玉牒臣云自親王而下至至庶人已未名者幾三萬位

又二十年矣可得五萬位周府已近四千位韓府亦千餘位雖竭天下之財力恐不足以供其源源之產往者聞禮部會議裁省經制臣愚越在草莽不能盡識竊以為國家待宗室之意往往傷於用恩其待宗室之法往往傷於用義夫族屬至於奉國將軍亦可已矣又復推而三其中尉以至世世不絕所謂傷於用恩者也雖其疎者皆高帝及列聖後也無罪而困之於一城而絕其仕進之路所

謂傷於用義者也伏望皇上下禮部及府部大臣會議於奉國將軍諸子俱聽免其祿秩分居附近州縣廢著之日仍照會典事例給與房價量復徭役終身使得畢力農賈其有志科目者照常肄學應試聽為南京及司府州縣等官一應宗室年至五十量與本等服色冠帶其周韓二府郡王至奉國將軍改封雲南廣西四川福建地方量給路費行糧庶幾少甦中土之民且獲安天族之養再照各宗

室命名俱限金木水火土字樣以致重復互犯創造生澁自今而後係中尉以下止從上字定名其下不拘何字非唯可免重復創造之苦抑亦少寓親疎之別或謂事體重大或謂關係典章臣竊以為及今不處十年之後將有不勝其弊者矣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唯皇上銳然行之臣愚不勝惓惓

一寬禁例以求才哲竊惟王府親戚不得為京朝官

原非祖宗甲令止是宣德年中秦府永興王欲以
女女通政使李錫子詔謂錫見居喉舌之地不許
弘治中吏部尚書屠瀟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以
輔係王親創為此例出輔叅政鬱邑以沒夫屠瀟
脩區區之小忿而使國家負猜疑宗室之咎狹賢
才進用之途臣以為瀟非純臣也大學士楊一清
先後建言頗有次第而新貴人張桂等謂一清有
所援引浮言沮之迄今未復天潢流派繩繩無

已屬在國親其麗不億即有奇謀碩畫不得與廟
廊之議干城腹心不得膺保障之托以皇上之側
席思治求士草野而顧乃畫才於聖世甚無謂也
且今宗藩之最鉅者不過以財自娛如江南一富
室而已豈有鈎結黨與為國家憂如梁孝燕刺者
乎伏乞下臣所言于吏部今後凡係王國親屬一
體照常陞用京職毋得壅闕庶幾國家宏蕩蕩平
平之政宗親無戚戚具爾之歎臣愚不勝惓惓

一修典章以昭國紀臣竊惟大明會典一書實我祖宗經世大法百司庶僚奉而行之可以傳示永永而時涉變通事多損益先該嘉靖二十九年間修完進呈不知何緣廢閣然自三十年以後隆慶二年前中間典儀之更革兵制之裁定財賦之出納又有不容於不修者臣愚欲命內閣輔臣作速更訂進御頒行至於法司上惜天威下媚政府以意為師顛倒三尺或疏辭引二王而比以詐傳令

旨或出題涉風諫而比以子罵父或奉旨延遲而
比以棄毀詔書或奏事欠實而比以衝突儀仗舞
文弄法不可枚舉亦宜明旨禁革著之會典中永
以為戒臣又唯太祖實錄洪武三十一年止中間
至永樂元年尚有闕漏未載夫漢不以呂氏而廢
本紀唐不以武氏而廢實錄何者明天下不可一
日無史也臣愚欲下內閣諸耆碩臣考究革除年
間事跡別為一書附之國史之末其侍講方孝孺

尚書鐵鉉殞身滅族以衛社稷宜鑒其吠堯之忠
賜以易名之典他若尚書齊泰等亦要明著功罪
以示勸懲其於國家治體關係非細臣愚不勝惓
惓

一推德意以昭大勸前奉隆慶元年詔書旌錄言事
及查舉先朝大臣卹典海內士大夫欣然加額思
奮其忠力以為國家風厲一世之典無或過於此
或有事涉遐遠或於格外有未合者臣請罄其一

得以備財擇高皇帝時開國諸公侯自中山開平
岐陽諸王外功莫大於韓國公李善長潁國公傅
友德宋國公馮勝德慶侯廖永忠善長壽幄轉餉
之功不下於鄒留中間以嫌疑獲罪王國用辨之
甚詳友德等戡定蕩闢之績遠過於絳灌卒老牖
下而時屬匡襄未蒙易名之典文皇帝北伐時失
律者主帥丘福耳而同安侯火真等罵賊力戰以
死其忠節皦皦著實錄中臣以為此諸臣者宜優

加贈謚者也徵士吳與弼刻行追古力辭宮秩其
高風足以廉頑而起懦翰林檢討陳獻章潛心聖
傳化行里閭其緒言足以繼往而開來副使李夢
陽何景明再上讜言力持權豎氣節足以彰明國
是文章足以潤色皇猷臣以為數臣者宜特褒以
謚者也故給事中陸粲吏部郎中薛蕙一則上言
典禮一則糾論權奸相繼謫罷中間粲嘗量移邑
令蕙則引疾乞休以故於例小有不合然其直節

媿行何可遺也臣以為此二臣者宜量予以贈者也夫旌及於遠則潛德者思奮旌逮於下則位卑者勉修一舉而勵世之善備焉臣愚不勝惓惓

一昭爵賞以徠異勲臣見先帝時復開國六王之後俱為列侯所以張大國恩率厲士氣至隆厚也今敵無歲不犯邊國家之財用稍絀謂宜提空名以鼓舞之而上不為異格以待下下不為異勲以報上斤斤守刑印之故規而欲責人以撻伐之奇烈

臣以為萬無是理且王守仁在武廟時提烏合一
旅生縛逆濶致之闕下而區區伯爵始見格于悍
宰今復沮於多言夫書生不諳典故謂伯為至重
不知今世世稱伯者不下數十人曷不取其祖宗
時鐵券校之其功不過下一城破一軍而止有能
如王守仁者乎皇上幸下臣言吏兵二部會議若
守仁者予之世封其高帝功臣如前所舉宋國公
馮勝潁國公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亦宜并下所

司講求所以中廢之故取其嫡系量復封爵明告
天下有能驅滅北敵大者公小者伯世世勿奪數
年之間能無長平冠軍出而應詔者乎臣愚不勝
惓惓

一練兵實以重根本臣見節年防秋延綏固原將士
萬里入衛日漸減耗為之痛心而太倉歲漕四百
萬石以養疲瘵無用之士為之扼腕且京師與薊
邊呼吸相應臂指互使其勢與他鎮不同臣愚欲

望皇上勅下兵部分委御史等官於陝西各邊不
分軍丁舍餘精選五千餘名宣大遼東精選三千
餘名以為騎士山東河南山西北直隸等處精選
三千餘名浙江義烏等處精選二千餘名兩廣楚
蜀土兵精選二千餘名以為步兵仍於團營錦衣
衛各官軍旗校精選一萬五千餘名合三萬人分
為二營另委名將如戚繼光馬芳者統之明詔內
所舉廢棄大小將官曾經戰陣者各任偏裨分領

哨掖日逐演練嚴其賞罰一過聲息令其協助薊
遼總督戰守其陝西每歲入衛官兵俱從停免仍
委嚴明給事御史將京營京衛大小官軍悉心清
查其老弱者黜退見闕者停補至於錦衣一衛冗
食尤多尤宜酌量裁革歲可得漕米三四十萬石
以養此一萬五千之精兵不唯薊鎮緩急有賴而
國家隱然得居重馭輕之意昔周世宗宋藝祖嘗
行此法兵以寢強戰無不勝臣愚不勝惓惓

地方水患懇乞天恩大賜蠲恤以培國本以寬民

命疏

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臣王世貞奏臣分守所屬
杭嘉湖三府先自五月至六月終霖雨不息洪水為災
小民旦暮車庠寢食不遑財力俱困當即具呈馳報提
督都御史谷中虛行臣會同分巡道查勘間至閏六月
十四日風雨大作連三日夜山水暴下湖水暴長隄岸
衝決室廬頽壞滄死民命漂泊牲畜什物不計其數汗

邪之地匪為巨浸棉桑之區推折如赭流移比屋號哭
填道各州縣拯惜文移與軍民災狀擁懇先後不下數
千百紙臣躬親踏勘當據父老泣稱比之嘉靖四十年
水災更重與正德五年彷彿等情緣湖州地方極卑受
災尤重不惟國課無賴抑且民命可憫欲候各州縣勘
報細數方行題請有違奏限就徑具呈都御史谷中虛
乞賜早為具奏將題過日期寬恤緣由示下榜諭慰安
民心間又據湖州府申稱浙西杭嘉湖三府雖均為東

南財賦之區杭州原無白糧嘉興夏稅數少惟本府稅糧兼重又當二府下流西受天目山水之衝激北連太湖逆流之漲溢一夕千里漫為大洋且地形釜底停蓄久而難洩凡遇水災自來較抗嘉二府特甚隨查各卷正德五年府屬水災題奉欽依止徵白糧二萬七千餘石其餘正改兌與徐州南京各倉庫糧米共四十萬石零蠲免六分餘四分正米折銀五錢存留盡數蠲免又查嘉靖四十年水災未勘分數之先奉撫按并總督糧

儲都察院會題本府災傷獨重存留全免起運減免之外漕糧仍派改折大半案存可查今遇水災比前尤重茲已高低覆沒顆粒無收有秋絕望民命國租咸失仰賴切念東南貢賦之民不幸而罹災沴譬諸子孫竭力以養父祖其子孫阡疾危亡忍不投諸藥石以全其生乎通查本府本折糧米四十六萬九千有奇遽欲取償於渺茫白糧之中脫至告報后期戶部會計無據概行徵派官軍臨倉逼索豈無脫巾之虞貧民徒事鞭笞將

啟剥床之禍縱使守令身當其罪亦無補益乞念災傷
獨重早為題請特憐區處蠲免起運之半仍賜漕糧改
折其存留并戶工二部額料坐派工料軍餉等項盡賜
蠲除閭里有更生之望地方消意外之虞等因到臣及
據杭州嘉興二府各查報被災分數不等通行具呈都
御史谷中虛蒙批浙西地方遭重大水災百姓疾苦甚
矣本院即具大畧題知仰該道仍會勘明實作速報繳
照得前項三府災傷湖州重大緣由既經都御史谷中

虛題請蠲恤臣不當復贅蕪詞上瀆天聽但念方今國
用詘乏邊費浩繁司農大臣勢不容已必用會計已定
緩不及事為辭縱有寬免不過存留欲以涓滴之恩為
天地之澤流亡展轉盜賊繼之臣忝司守土蒿目驚心
安敢不言以誤國計臣竊謂皇上雖富有四海而九重
六師宗廟百官之所藉給者湖嘉杭及直隸之蘇松常
六郡而已自二十年來倭變起而草莽之臣十不被寇
者一二耳殿工海餉供億浩繁而民之囊橐存者十無

其一矣郡邑之所鳩積與獄訟之餘餒四御史出而掃地無餘矣今欲賑貸則自司府而下倉庫之蓄一空欲勸借則自一二巨室外閭閻之積如掃臣實憂之痛之計無所出傳曰竭澤而漁雖必得魚明年無魚況澤竭而魚未必得乎臣愚不佞竊意皇上有文景之寬仁而民不沾賜租之惠有文景之恭儉而國不見陳因之富者所由來固非一朝一夕然其故可思而其事尚可為也伏惟皇上幸念東南為國家之本根小民為父母之

赤于下該部作速計議將湖州起運錢糧曲免一半漕糧六分改折存留通賜蠲除杭嘉二府或免起運十分之三或議改漕糧十分之四如起運必不可免通議停止以候明後歲豐熟帶徵其一應顏料加派織造等項悉暫停革若以邊需國用不足為虞皇上但責司計言事諸臣悉心奉法清查內府內官御用大小各監局錢糧毋得欺隱嚴覈京營行伍務要實在沙汰錦衣諸衛寄籍老弱及內府各項匠役冗食多所裁革皇上節宮

中一事之費則可以存東南數十家之產去左右一時之蠹則可以開國家百千年之利發一念愛人之誠則可以活千萬人之命下一言愛人之詔則可以救千萬人之心孟氏有云不泄邇不忘遠臣遠臣也為民請旦夕之命皇上無以為遠而賜忘焉臣不勝幸甚浙西之民不勝幸甚

議處清軍事宜以實營伍以蘇民困疏

欽差提督軍務兼撫治鄖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臣王世貞奏臣竊惟國家創立衛所餘貳百年雖遣發頻仍而死竄接踵以故藩臬郡縣清理俱有專官而時委憲臣督察勾補良亦專且重矣然而天下之衛所卒不充而民日以媮者何也臣自中歲踰伏田里數從父老遊處頗得其詳大抵所甚困而無益者莫過於遠戍遠戍之困十四在軍而十六在民臣每見清軍之牘一下其在窮邊遠裔戶弱丁單者一遇勾攝即就拘孿沿門乞哀搏頰求助若族丁稍衆者即不以正戶應

役或脅委孱弱或購推黠壯孱弱之人往往不達戍所
就斃道路即幸而達戍所而衣食鮮繼水土未服不寤
而鰥則老而獨安望其能披堅執銳以禦侮一方爪
枝繁以長足行伍哉至於應勾之徒稍遇壯黠則藉口
亡命詐索親鄰故隱行裝坐食解伴著伍未幾或營稱
齎冊或委託取裝衛官受其賄屬利彼月糧甚有解者
未及門而軍已高卧於家矣至於每軍一名僉里役二
名押解此輩非有腴田上貲應出踐更者也又非身犯

罪譴應流置者也使之廢廬產鬻子女觸冒寒暑凌歷
瘴險以與軍共一旦之命蓋至於千里之外而下產半
廢矣二千里之外而下產盡廢矣三千里之外而中產
亦半廢矣臣故曰天下之衛所卒不充而民日以媮者
此也其便莫若從近改補夫從近改補者大約仍以天
下之兵補天下之伍而伍不缺也所謂便者有四應勾
之戶樂於近而不預規匿使吏胥得策一也應補伍者
便於水土而不至困絕二也近則不逃逃亦易跡三也

解戶不至破家四也有是四便而二百年莫有以是請者有三疑曰兵制也曰罪人之後也曰邊衛缺伍也今中外衛官犯私罪則調衛軍犯逃則調衛蓋不必拘原衛也遇故絕則銷不必足原數也今其調衛者後人耳而伍不缺故於兵制無礙也其言罪人之後者不知當高皇帝時多堞充及從征二端耳而所謂罪者或糧賦違限或工作誤式甚而至於洪永之際奏請小有不合僚屬偶爾不和又甚而死事逮於羣從誣誤累及親友

縱其身罪合而今之應補者日以遠也又況未必其真為之後者也至於邊衛之缺伍固所當慮第不知百年以來能與敵戰而得一階半級之勲者有一清勾之卒否也揚粵之民性不耐寒秦民見行如往棄市中土之不堪邊戍蓋自古記之若其邊地之近者不改而內固可改而邊也臣嘗與清軍御史李願言之深以為然特以身被專寄官執法不敢以是請而臣請之也如蒙勅下兵部查果臣言不謬通行各處清軍御史併查本省

衛所旗軍缺籍其有遞遠省分應勾解者即於百里內
外改補充伍仍行原衛所註銷其嘉靖元年以後犯該
邊衛烟瘴地面軍罪者不在補近事內以杜姦惡僥倖
之端若應解遠地戶役責令有司量僉殷庶寬議津貼
毋使無辜之民比閭受困仍嚴逃伍之條枷號調遠申
縱放之法一體究治庶幾軍伍益實民困少蘇臣竊追
一夫不獲之恥仰冀罰弗及嗣之仁不勝惓惓

議處本鎮軍餉以資邊用改添實力以固地方疏

題臣查得接管卷內隆慶六年該前任都御史凌雲翼
團練步兵因慮日糧衣甲犒賞等項支用不繼議將所
屬鄖陽襄陽荊州南陽漢中五府并商州各所屬州縣
原編民壯巡檢司弓兵每十名抽扣二名工食起解戶
部濟邊銀兩改留撫治衙門作為軍餉免其解部撫治
衙門原議十名扣一民壯工食悉行停免該戶部覆奉
欽依備咨前來欽遵行各府州遞年扣解鄖陽府寄庫
聽支外隨查前項軍餉額數鄖陽府屬七縣歲該銀一

千五百八十八兩八錢襄陽府屬七州縣一千六百三十八兩八錢荊州府屬一十三州縣二千九百五兩二錢南陽府屬一十三州縣三千四百六十兩漢中府屬一十六州縣四千六百八十三兩六錢商州并所屬四縣一千八百八十六兩四錢以上通計該銀一萬六千一百六十二兩八錢內據漢中府平利縣鎮坪巡檢司申稱該司原額弓兵三十名奉文裁減十四名止存十六名今又扣抽三名巡緝乏人該都御史凌雲翼批允

免抽除減銀一十四兩四錢萬厯二年該前任都御史
孫應鰲看得鄖陽府屬鄖縣房縣鄖西上津竹山五縣
額編民壯數亦不多每縣既調六十名赴鎮團操又復
與各縣一例扣解工食似覺偏累議自萬厯二年為始
停扣姑以五縣見操之兵抵作五縣軍餉銀一千一百
四兩之數萬厯三年該臣看得荊州府屬江陵公安石
首松滋四縣連年水患重大地方多警宜減編其半以
寬被災之區而選編精壯實力各以其半為本縣操備

等因具題該兵部覆奉欽依欽遵訖以上三府通共停
免軍餉銀一千八百五十九兩七錢尚該實扣銀一萬
四千四百三兩一錢節據荊州府屬地方多苦水災頻
年逋負不穀原數及查本鎮團練精兵每年日糧衣甲
犒賞之類用銀二千五六百兩及臣近行各州縣官快
保甲人等但有當時捍禦強劫殺獲真盜及緝捕全夥
有功許於軍餉內支給賞賚以一歲計之又可四五百
兩大約費銀三千之數今鄖陽府庫見積銀五萬一千

有奇復據荊州府知府林紹申稱府屬巴東長陽興山
三縣皆無城郭可恃公安石首松滋監利宜都五縣濱
臨川江水患頻仍江陵雖在附郭然外而流棍輳集內
而貪姦睥睨兼之先年左衛移置顯陵荆右輪戍靖州
廣西郴桂以致城操之軍不滿八百披堅之士未當其
半彈壓固難空虛可慮乞要將前項民壯弓兵除無城
縣分徑留該縣防守江陵松滋公安石首監利枝江宜
都遠安夷陵歸州十州縣扣抽壯兵或發回各縣以資

捍禦或留府團操以固根本等因到臣看得荊州府宗藩萃處商賈輻集而二衛之軍疲於遠戍臣前請抽減一半之疏未蒙裁允邇來沙市失盜有司得以藉口商洛地方僻處深山礦徒角腦不時嘯聚該道兵力甚弱近時鎮安山陽之盜束手無措幸至金州地方散竄方始就擒以上二地防守緝捕尤宜議處臣又思之竊謂都御史凌雲翼奏留餉邊銀兩初因本鎮空乏冀稍有資儲以備緩急固非得已今幸賴皇上威德薄海內外

罔不率服雖閭閻不無干楨之警而萑苻可少窺弄之
虞其於大興似在可免臣近奉明旨嚴督守巡等道清
理衛所屯田其所知者襄陽衛竹山所及鄖陽南陽等
衛合衛所官兵廩糧一應公費外餘出子粒將來隨歲
豐歉徵收到官本色可以備荒折色可以充餉夫勢有
輕重事貴變通今自數年以來每年約計日糧衣甲賞
功犒勞之費不過三千餘兩而輟國家供邊之資坐之
空虛不用之地即使異日或有征調而鄖陽見貯五萬

餘金及歲積屯田子粒應之固沛然有餘矣其各州縣固號疲累然凌雲翼疏上時已獲免十名扣一之數臣不敢復求寬減下干物情唯是前開荆商一十八州縣民壯弓兵相應改編實力以資捍禦伏乞勅下該部議覆將鄖陽府屬竹谿保康二縣十名扣二壯兵工食銀共四百八十四兩八錢襄陽府屬銀六百三十八兩八錢南陽府屬銀一千四百六十兩漢中府屬銀一千六百八十三兩六錢共計四千二百六十七兩二錢每年

照舊扣解本鎮以為團練步兵日糧衣甲犒賞併備地方緩急之用其襄陽府屬銀一千兩南陽府屬銀二千兩漢中府屬銀三千兩仍照春秋二季扣解布政司類解戶部接濟邊餉荊州府屬并商州及所屬四縣各十名抽二民壯弓兵俱免扣銀改編實力在荊州府聽兵巡上荆南道在商州聽分守商洛道選作本道標下精兵與各官兵合營操練調遣其屯田清出餘羨俟造冊之後果足每歲本鎮軍餉再為題改施行庶少充軍國

之資儲粗備荆商之保障不致坐糜財力置之無用臣
於職守亦稍自安緣係議處本鎮軍餉以資邊用改添
實力以固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申明地方職守事宜疏

題案照先准戶部咨前事該臣題內一款清查屯田本
部覆議咨臣將叅政楊一魁清出襄陽衛開墾隱占屯
地比舊加五六倍者收冊明白以定歲徵仍通行南陽
商漢一體清查如見徵屯糧較之原額所少數多果係

豪強隱占作何清理逃亡荒蕪作何開墾或貧軍將地
市之於人作何處分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
到臣除行司府將襄陽衛清出屯田收冊定額徵收及
通行湖廣河南陝西各守巡屯田該道各將所屬鄖陽
荆瞿均房竹夷枝長遠忠并河南南陽鄧唐陝西漢寧
金沔等衛所屯田吊取原冊到官查明要見原額官軍
若干員名領種屯田若干頃畝共該子粒若干逐一照
冊照至丈量有無與原額相合果否勢豪侵占逃亡荒

蕪台軍開墾貧軍市賣追究還官自首者免罪丈出餘地照畝陞科及照各衛所設居隔遠屯坐星散若令刻期速完未免潦草不的增損失當不能經久必須寬以月日沿坵履畝逐一丈踏務求至當使國儲無虧人心允服去後續准本部咨為清查邊腹屯額及釐正洲蕩蘆課以裨國計事該戶科都給事中光懋等題本部覆議恭候命下通行各省直及邊鎮督撫并咨都察院轉行各巡按屯田御史備行各屯田道查照先今題行事

理弔取各衛所老冊備查原額軍人若干每名原額屯地若干見今何人承種逐一挨出親自丈量要見與舊額有無相合侵奪者即追還官首出者免其問罪額屯既清着實整理若有拋荒召人開墾原係成熟督率耕種務臻實效每歲終將行過事績依期奏報毋得仍前視為虛文等因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前來又經通行各道遵照文踏分別膏瘠等則盡數追究起科今據湖廣管兵巡下荆南道右叅政楊一魁分守右叅議

李日強兵巡上荆南道副使馬文煒分委鄖陽府通判
鄒啟元推官吳譽聞鄖縣知縣李應辰房縣知縣朱衣
荊州府同知秦寵枝江縣知縣蔣垠河南分守汝南道
右叅政李廷龍分委南陽府同知萬通鄧州知州陳文
唐縣知縣劉懋中陝西守巡關南道右叅議李學禮副
使曹當勉分委漢中府通判劉鉞等會同各衛所掌印
管屯指揮千戶等官馮高張相等各將丈踏過鄖陽荆
州荊州右南陽漢中并襄陽共六衛均州房縣竹山枝

江鄧州唐縣六所起科畧節緣由造報到臣查算得清
丈出各衛所屯田額外鄖陽衛餘出屯地九百六十一
頃六十八畝六分八釐三毫起增麥米子粒七百六十
八石二斗八升一合七勺二抄四撮襄陽衛餘出屯地
九千二百五十一頃七畝一分二釐二毫一絲三微五
塵其起增麥米子粒除補給月糧外實餘出三千九十
六石六斗四升一合七勺八抄五撮荊州衛餘出屯地
一千一百五十四頃二十一畝六分八釐九毫五絲起

增子粒米一千六百九十石三斗五升一合七勺二抄
荊州右衛餘出屯地七百二頃六十七畝四分三釐五
絲起增子粒米一千一百六十九石九斗七合六勺一
抄二撮南陽衛餘出屯地三百三十二頃八十八畝八
分將舊屯地均攤每頃六石加補官軍月糧折色及薊
鎮京班起解預支之數外無餘羨漢中衛餘出屯地一
百一頃五十二畝一分四釐八毫起增麥米子粒五百
三十三石八斗一升二合三勺均州守禦千戶所餘出

屯地三百一十九頃七十六畝八釐起增麥米子粒六
百九十五石九斗六升房縣守禦千戶所餘出屯地二
百五十三頃三十七畝六分九釐起增子粒米九百二
十四石二斗三升五勺竹山守禦千戶所餘出屯地一
千三十七頃二十二畝七分八釐六毫起增麥米子粒
二千七百九十九石九升四合七勺五抄三撮枝江守
禦千戶所餘出屯地共八十九頃五十畝八分一釐五
毫起增子粒米四百六十八石六斗九升三合六勺守

禦鄧州前千戶所餘出屯地六十四頃五畝七釐二毫
起增麥米子粒三百八十四石三斗每石折銀四錢共
銀一百五十三兩七錢二分五釐於內動支二十一兩
六錢八分六釐補給官軍不敷糧數外餘銀一百三十
二兩三分九釐守禦唐縣右千戶所餘出屯地二十九
頃四畝一分八釐起增麥米子粒六十八石一斗二升
四勺共該餘出屯地一萬四千二百九十七頃二畝四
分九釐六毫一絲三微五塵各科不等共增屯糧三萬

七千四百七十六石五斗二升九合八勺八抄九撮內
除各衛所查補見操運糧領班各官軍月糧行糧及一
應公用又守禦鄧州前所折色二十一兩六錢八分六
釐湊補官軍月糧外實餘出麥米一萬二千二百一十
五石九升四合三勺九抄三撮銀一百三十二兩三分
九釐大概前屯有自來不曾清理者故餘地多有節經清
理者故餘地少其清出之地又有磽瘠不等者有補舊
逃荒下則者以故餘地雖見多而屯糧亦少然自未清

理之先有糧在而田不知處者矣有田在而人不知主者矣有在操官軍止支七八月糧者矣衛所苦于屯卒之負而公用不支屯卒苦于衛所之役而逃亡相繼今自臣清理之後糧必屬田田必屬主一切月糧行糧俱行補足可無告匱而其外又有此屯糧一萬二千二百一十五石九升四合三勺九抄三撮銀一百三十二兩三分之積臣又查得先該題為議處本鎮軍餉以資邊用改添實力以固地方事欲將本鎮軍餉銀一萬二百

六十七兩二錢內除六千兩還邊除荆商一府一州四縣
編充實力外尚存銀四千二百六十七兩二錢俟屯田
完日果有盈餘悉令各州縣自行解邊不許另作本鎮
軍餉該戶部題奉欽依行臣遵照去後今據前項米麥
折銀於臣軍餉已似足數但年歲豐歉不一似難取盈
各衛所公用於此告給又經節年有行贓罰積穀備賑
緣軍職受詞之禁甚嚴以故所積之穀無幾臣今擬于
此數三分取二每年麥米糧八千一百五十三石三斗

九升六合二勺六抄二撮六圭六粒各折不等共折銀
三千二百五十七兩三錢五分七釐三毫三絲五忽八
微一纖八塵并鄧州所剩銀一百三十二兩三分九釐
亦取二分該銀八十八兩二分四釐九毫九絲九忽九
微九塵九纖九渺零解作本鎮軍餉餘一分該糧四千
七十一石六斗九升八合一勺三抄一撮三圭三粒銀
四十四兩一分三釐九毫九絲九忽九微九塵九纖九
渺零本折從便各留該衛所倉庫公用備賑仍聽臣行

所在守巡衙門查盤不得侵用即今尚有瞿塘寧羌各
衛忠州等各所清查到日約計贏餘可與原數相合臣
本鎮軍餉似一毫不以煩有司而各衛所公私之用亦
無缺少矣所據右叅政楊一魁李廷龍副使馬文煒曹
當勉右叅議李日強李學禮同知秦寵萬通通判鄒啟
元劉鈇推官吳譽聞知州陳文知縣李應辰等精心拮
据軍路胼胝其於屯績頗効勞勤然亦臣子之常分臣
已於舉薦疏及年終考語冊內附見不敢瀆聞欲候瞿

塘各衛所通齊類報但臣蒙恩改官即日交代勢不能
及除候完日聽接管都御史徐學謨通前備開總撒數
目造冊奏繳清冊咨部查考外今將見到衛所屯田子
粒折色略節總數理合開報緣係節奉欽依申明地方
職守計處本鎮軍餉事為此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六